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　　明　彭大翼　撰

仙人

仙

釋名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蘇東坡云人之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

物也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為功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翁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為水犯熱必從之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此所謂向水中生也

仙官稟命

太平廣記木公亦云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蓋青陽元氣萬物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直僚仙官皆稟其命漢有小兒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不識唯張子房識之乃往拜之酉陽襍俎東王公名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襍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處士寄語

東軒筆録李覯遊南嶽有一人持釘鉸之具問曰聞君遊南嶽奉煩寄語養素先生藍方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覯至南嶽訪方具道其語方寂然驚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覯曰然方大驚曰吾不遇此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是年方卒

八石九丹

列仙傳老子所出度世法乃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絶穀變化役使鬼神之術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而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即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老子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斗連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漏足蹈三五手握十文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初出於上三皇時號玄中法師出於下三皇時號金闕帝君出黃帝時又號廣成子出周文王時為

守藏史號支邑先生出武王時為柱下史號郭叔子出於漢初號黃石公出於漢文帝時號河上公

斗酒片脯

搜神記東漢人薊子訓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少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翁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又薊子訓至京師諸貴人

多邀之皆許其日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皆見子訓衣服議論如一

乘牛度關

化胡經尹喜天水中周康王時為函谷關吏忽語其徒曰初冬十月天里星西行貫昴今月以來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漢此大聖之徵也果見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為御來度關喜拜之老君教喜鍊氣內修吐納胎元之道并授三宮正一之法道德經五

千言而去臨去謂喜曰後於青羊肆相尋果尋而得之

騎羊入蜀

葛由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俱得仙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一年易氣

漢武帝内傳帝叩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固元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成道

一紀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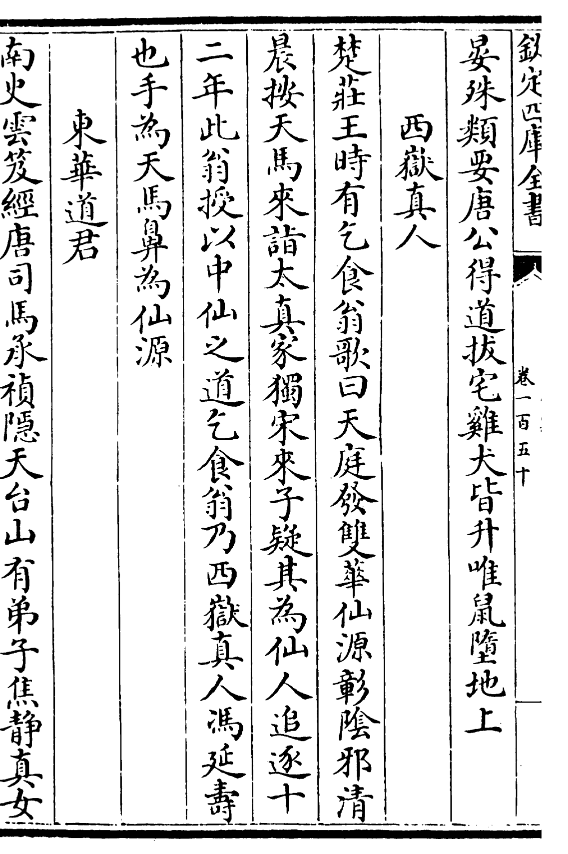
梁陶弘景師事陸修静弟子孫遊嶽為師入茅山自號華陽隠居造三層樓棲止其上修本草遇神仙桓法闓謂曰君修本草用寅蟲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後得道既化授蓬萊仙監

犬吠雲中

太平廣記漢淮南王安愛道術之士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王使閽人難之曰我上欲求延年不老中欲得博物精義下欲得勇力武藝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曰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門吏大驚走報王王跣而迎之北面叩首八童子乃復變為老人告王曰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晝地為河撮土為獄一人能崩高塞深收束虎豹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蔽六軍白日為暝

一人能乘雲步虛出入千里呼吸無間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人射不中一人能移山駐流千變萬化一人能煎泥成金煉水為石乘雲駕龍遨於太虛任王所欲王乃朝夕朝拜授丹經三十六卷時雷被伍被誣告安謀反八公謂王曰可以去矣乃與王白日昇天安臨去時藥器置中庭雞犬舐之盡得上昇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鼠墮地上



晏殊類要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唯鼠墮地上

西嶽真人

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天庭發雙華仙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獨宋來子疑其為仙人追逐十二年此翁授以中仙之道乞食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也手為天馬鼻為仙源

東華道君

南史雲笈經唐司馬承禎隱天台山有弟子焦靜真女

人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遇二女仙謂曰予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授三皇法靜真請名氏則承禎也乃歸而詣承禎

偷桃

漢武内傳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

年一結實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遊戲太上謫使在人間也

種杏

吳董奉侯官人有道術為人治病不取錢病重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萬餘株乃縱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熟乃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

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而去置穀少而取杏多者
羣虎輒吼逐之

三君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師事鬼谷
受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
日白日升天玄孫盈固衷盈字叔申漢地節中得道於
金陵句曲山受金匱九錫之命為司命真君人因改句
曲為茅君山或曰初元中入句曲山為太元真君弟固

為武威太守袁為上郡太守聞兄盈得仙皆棄官訪從學道俱成地仙固為定籙真君衷為保生真君兄弟三人號三茅君各居峯故世號三茅峯

四叟

搜神記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即令攀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

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入壺

東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餅餌食之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

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謫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長房從壺公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矣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歸

來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役使社公真誥曰壺公姓施名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數内之一人也

坐甕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王老遂為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顔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

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令威鶴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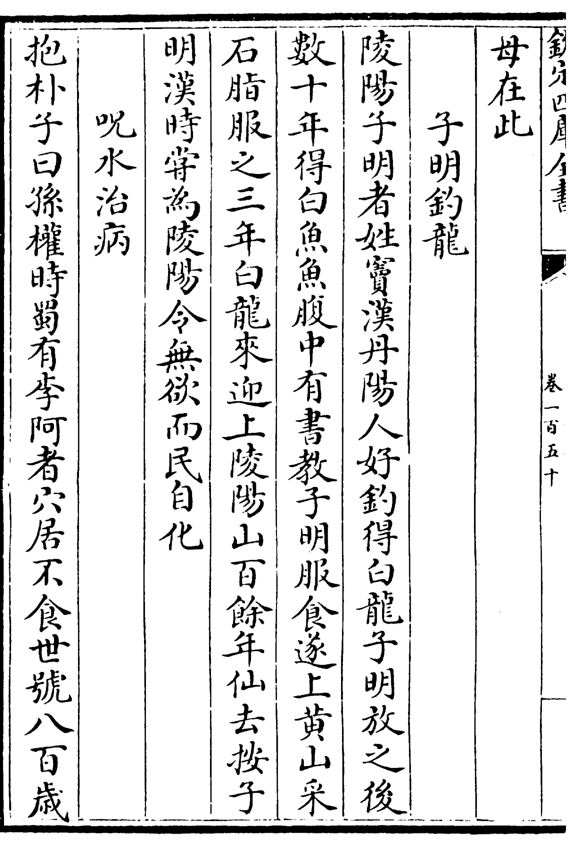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髙飛冲天

蕭史鳳臺

簫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因以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公為作鳳臺夫婦居其上居數日感鳳來集一夕皆乘之仙去鳳臺或作鳳樓

子先騎狗

子先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去夜有仙人騎二茅狗呼子先子先將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人後嘗於山上大呼曰子先酒



母在此

子明釣龍

陵陽子明者姓竇漢丹陽人好釣得白龍子明放之後數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黄山采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上陵陽山百餘年仙去按子明漢時嘗為陵陽令無欲而民自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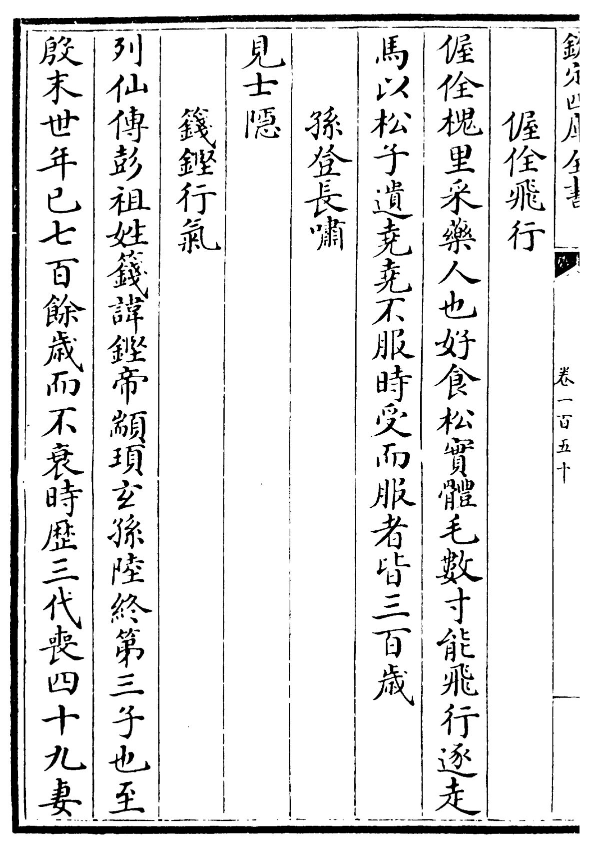
咒水治病

抱朴子曰孫權時蜀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世號八百歲

翁人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其顔色歡喜則事吉慘慼則事凶笑則有大慶微笑則有憂後一日去不知所在有人見姓李名寛者到吳而蜀語能呪水治病人呼為李八百

穿石得丹

真誥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石厚五寸云穿此便當得道其人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仙丹昇天



偓佺飛行

偓佺槐里采藥人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而服者皆三百歲

孫登長嘯

見士隱

籛鏗行氣

列仙傳彭祖姓籛諱鏗帝顓頊玄孫陸終第三子也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時歷三代喪四十九妻

五十四子少善導引行氣之術遇有疾運行體中下達趾末體即和嘗云上士異牀下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為彭祖經

方平教法

總山集王遠字方平東海人明天文圖讖漢桓帝問以災祥題宮門四百餘字帝令人削之墨入板裡老君賜之七轉變景靈符位為總真真人嘗七月七日過吳人蔡經家教經尸解法如過狗竇經忽身熱因解失其尸

結菴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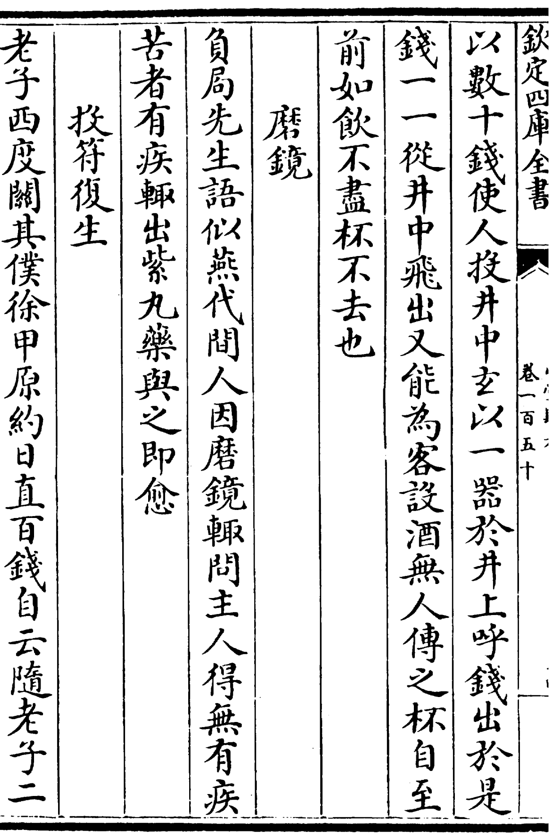
漢文帝時有河上翁者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不解遣人問之翁曰道徳尊貴非可遥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毋乃髙乎翁即坐躍冉冉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翁授素書二十卷遂失所在帝於西山築臺望之名望仙臺

鑿室谷中

陳摶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閉門卧多百餘日不起宋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蓮花峰下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化形經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自號扶搖子周世宗名至禁中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

呼錢

吳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



以數十錢使人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從井中飛出又能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飲不盡杯不去也

磨鏡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即愈

投符復生

老子西度關其僕徐甲原約日直百錢自云隨老子二

百年計欠七百二十萬錢甲詣闕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乃使甲張口向地符遂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為甲請命老子復以符投甲骨上甲乃復生

納丹皆起

東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白犬食

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納已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嘗得古龍虎上經約其象作參同契三卷其說似解周易而其實論作丹之意白樂天訪郭道士詩欲問參同契中事不知何日得相從

收龍

抱朴子曰蔡誕入山不堪其苦而還誑其家人曰吾為

地仙位畢為老君牧龍因與郡仙博戲輸一五色斑龍

緣此被謫崑崙山下耘鋤芝草

養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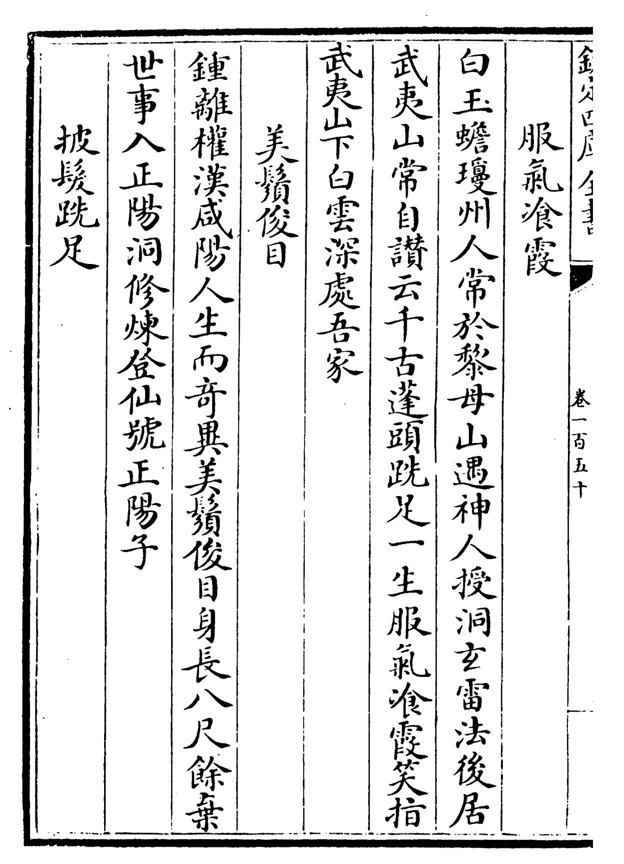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

字暮棲樹上晝則放之翁呼雞名即别種而至賣雞及

子得錢輒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嘗止其傍

洗髓伐毛

見祝壽



服氣飡霞

白玉蟾瓊州人常於黎母山遇神人授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常自讃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美鬚俊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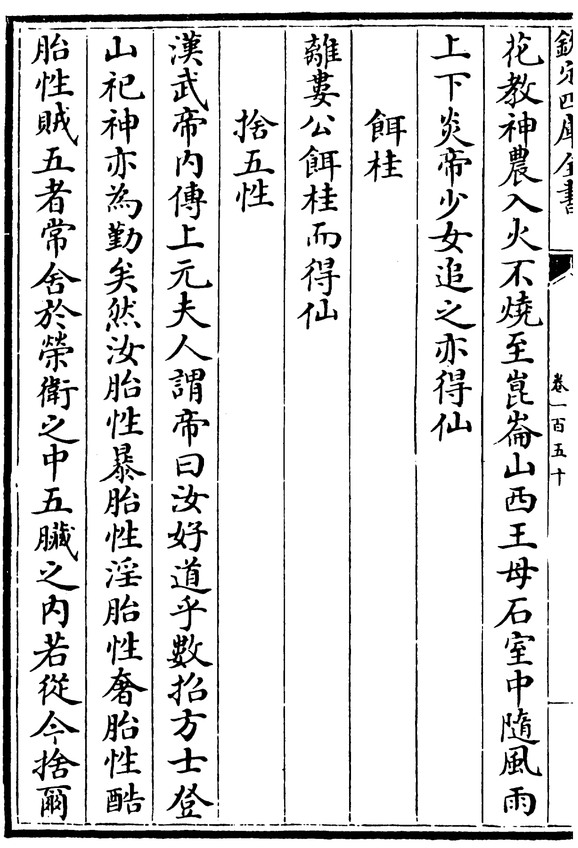
鍾離權漢咸陽人生而奇異美鬚俊目身長八尺餘棄世事入正陽洞修煉登仙號正陽子

披髮跣足

真武淨樂國王太子也生而神靈察微知遠長而勇猛惟務修行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遂越東海遊覽又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居四十三年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躡坎離真精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本號玄武宋時避宣祖諱改曰真武

啖花

劉向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不食五穀啖百草



花教神農入火不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餌桂

雝婁公餌桂而得仙

捨五性

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

五性反諸柔善常為隂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爾

食六氣

見秋

交梨火棗

神仙傳晉許穆為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有女仙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嘗降教之後有書與穆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飛騰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直正穢

念盈懷恐此物不來也又云此藥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注云長史謂穆道士謂穆幼子玉斧也又真誥云許肇字子訶有隂德在人世其孫副有八子第一子名邁字叔玄小名快後又名玄字遠遊第五子名穆一名謐穆有三子第三子名翽字道翔小字玉斧王玉斧子黄民字玄文黄民子榮並得度世一説玉斧名宸

玉華金液

真誥南真夫人謂楊羲曰鹿皮翁吞玉華而流蟲出尸

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季主服五雲散以潛升猶

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伯

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又云楊羲為玉斧門客亦為仙官

姹女

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飛漢真人歌曰姹女隱在丹

砂中姹女汞名修煉法曰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

斗入鐺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謂之

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赤色曰青河車赤河車亦名黄芽聖石藥名又養生篇謂心血為嬰兒腎精為姹女脾中涎為黄婆

氣母

百家詩序蘇養直居潤州有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拜謁曰羅浮黄真人以公氣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袖中出藥與之養直遲疑道人曰此丹非金石比乃真氣煉成疑即止有急宜服之出門不見養直後暴卒所親記道

人之言取丹飲之乃尟養直後與家人别行步如飛識者謂姓江道人即黄真人氣母元氣也

眼有四規

真誥名在瓊簡者目有緑筋名在赤書者隂有伏骨名在琳札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有四規皆上仙也

其次鼻如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

目有兩瞳

眉山人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

百千張無蘄色老人曰吾彈能辟厲疫宜寶而用之後再見老人遂授張以度世之法張熟眎老人目中各有兩瞳子乃往白鶴山埀釣西湖峯上又有一老人指老人謂張曰此乃四目老翁君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鐵彈時耶張大悟

金花

陰真君歌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沙兩情合養為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注云北方正氣是水東方

甲乙是木朱雀南方火也

瑶草

山海經姑射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瑶草又高唐賦序帝之季女名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精神化為草故名瑶草瑶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

種果立生

介象會稽人入山谷見一美女曰汝食氣未盡可絶穀三年來此象如期而至乃授還丹術吳主聞之名至武

昌試其術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有種黍於山中者苦獮猴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一日象言病吳主賜美梨一奩日中象死帝塟之其日晡時介象乃到建業以賜梨付苑吏種之吏以狀聞即發象棺視之唯有一符

負薪出賣

許宣平歙縣人唐景陽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絶粒不食時負薪賣於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庵

以歸至咸通七年有採樵者見之南山石上

翻觴

列仙傳許碏登樓飲酒忽作一詩題樓上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譴向人間作酒狂題畢乘雲而去

賦筆

有降仙者或疑其捧箕之人自為之因命題令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輙就云免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扶

穎纓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塚豪客曾同掃似椽窓下玉
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
錐恐未然

牧童賦詩

鍾弱翁帥平凉日有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黄犢立於
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謂方士曰道人能賦此乎笑曰
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作詩曰草鋪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黄昏後不脱簑衣卧月明

小兒誦經

高道傳唐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聞小兒誦經聲泠泠然如金玉天師窺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照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

噉飯成蜂

葛玄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玄乃噉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又能指床使行指蝦蟆及諸

行蟲飛燕雀之屬舞使應節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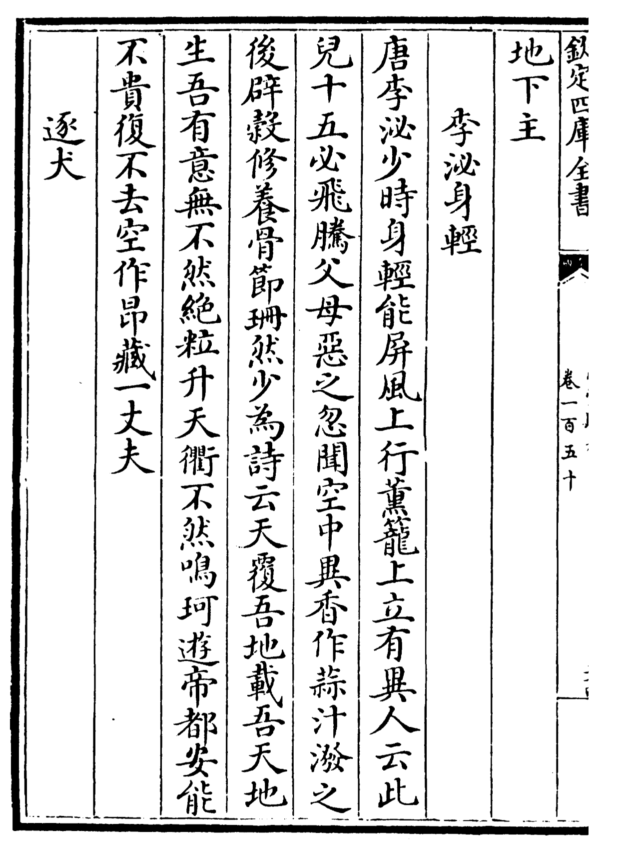
傅藥出蛇

王守一貞觀中自稱終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栁信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丸傅之須臾塊破有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葛洪尸解

晉葛洪字稚川玄之從孫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

之法元帝時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將子姪俱至
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不聽去乃止於羅浮山煉丹成道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卒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亦柔
軟舉尸入棺如空衣然人謂之尸解集仙録凡人死視
其形如生人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頭髮盡脫不失
其形骨者皆尸解也又有未歛而失尸者有人形猶在
而無復有骨者有衣在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白
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者為



地下主

李泌身輕

唐李泌少時身輕能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飛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後辟穀修養骨節珊然少為詩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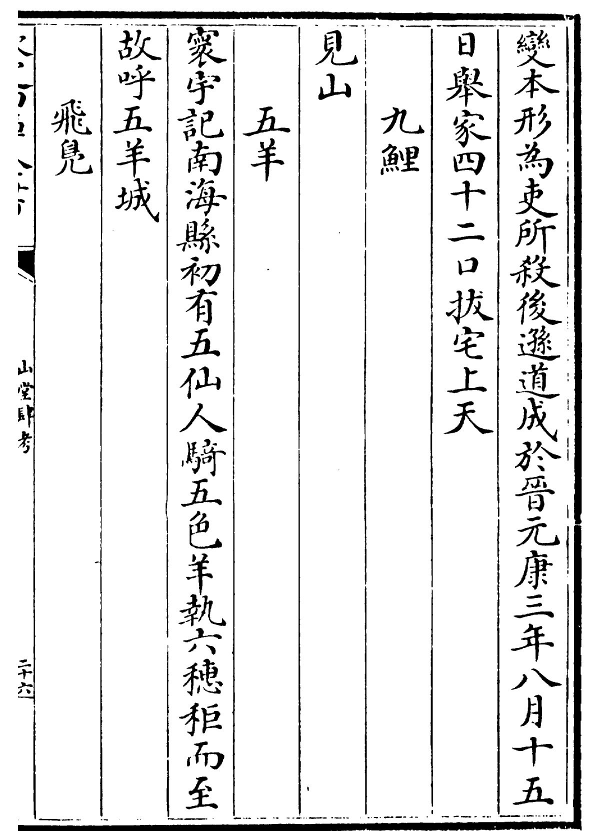
逐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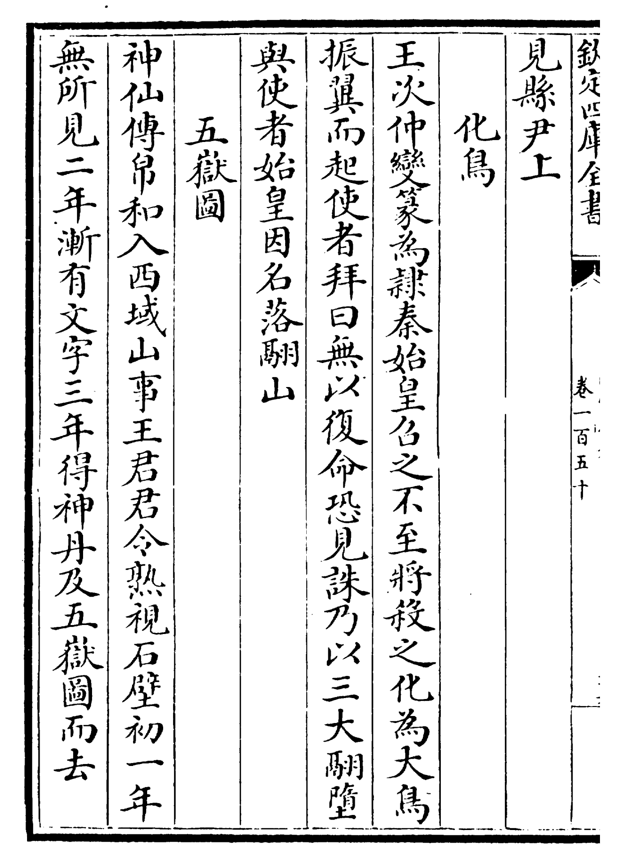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石巖一日汲於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於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因號其峰為童子峰

斬蛟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為旌陽令棄官入道後於豫章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蛟蜃之精吾念江西屢為洪水所害

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蛟蜃之精知之潛於龍沙州化爲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門人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作黒牛仍以手巾挂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鬭當以劒截彼真君乃化身去俄頃見黒牛奔趂黄牛而來太玉以劒揮黄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徑歸潭洲却化爲人先是此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寳數萬娶潭洲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壻愼卽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


變本形為吏所殺後遯道成於晉元康三年八月十五
日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天
九鯉
見山
五羊
裒宇記南海縣初有五仙人騎五色羊執六穗秬而至
故呼五羊城
飛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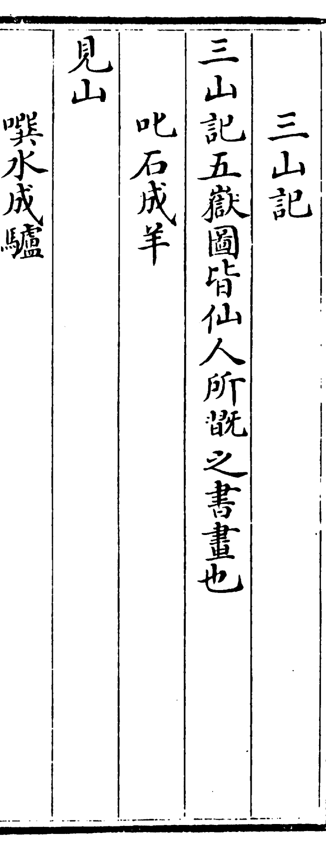
見縣尹上

化鳥

王次仲變篆為隸秦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翮山

五嶽圖

神仙傳帛和入西域山事王君君令熟視石壁初一年無所見二年漸有文字三年得神丹及五嶽圖而去



三山記

三山記五嶽圖皆仙人所翫之書畫也

吒石成羊

見山

噀水成驢

張果老隱中條山世傳數百歲其貌如六七十者往來汾晉甞乗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箱中乗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唐武后名之即死玄宗遣中書舍人李嶠璽

書邀之乃至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與商議治道及神仙之事欲以玉真公主降之果固辭還山號通玄先生玄宗問葉法喜云果老是何人對曰混元初分時白蝙蝠精也

叔卿博戲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徧遊山海求見其父一日山中見之與數人博戲坐白石牀度世問父曰與博者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

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仙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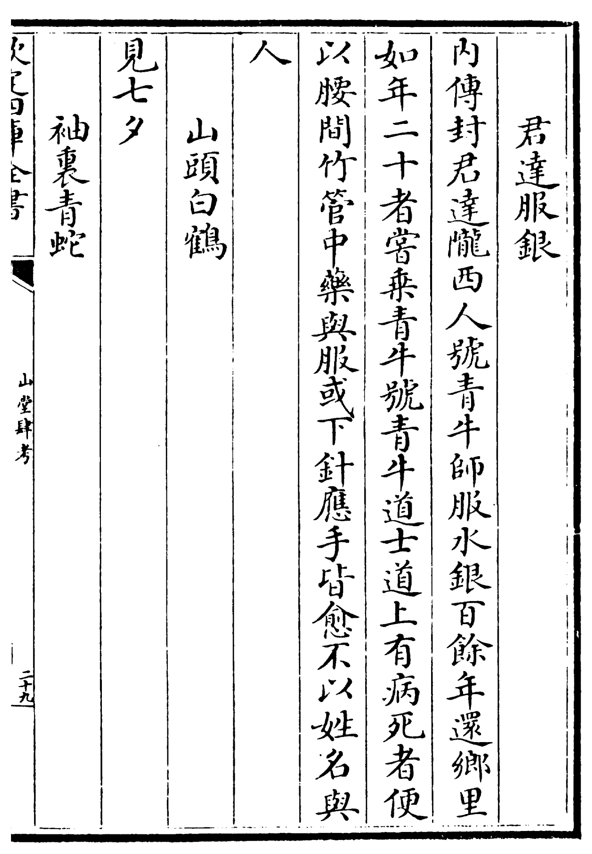
采和踏歌

唐末時有逸士襴衫䙝袴黑木腰带一足靴一足跣夏服絮衫冬卧氷雪出氣如蒸自號曰藍采和善踏歌歌曰踏踏歌踏踏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驂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

峨常曳長繩拖錢以行錢散不收後至濠梁飛升遺下靴帶襴衫濠州今有望仙樓相傳采和登仙時人聚此樓望之因名

安期置璧

抱朴子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人傳世世見之計已千歲秦始皇召見與語三日三夜大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之出阜鄉門皆置之而去以赤玉舃一兩為報李少君遇之安期食以棗大如瓜



君達服銀

內傳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年二十者嘗乘青牛號青牛道士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與人

山頭白鶴

見七夕

袖裏青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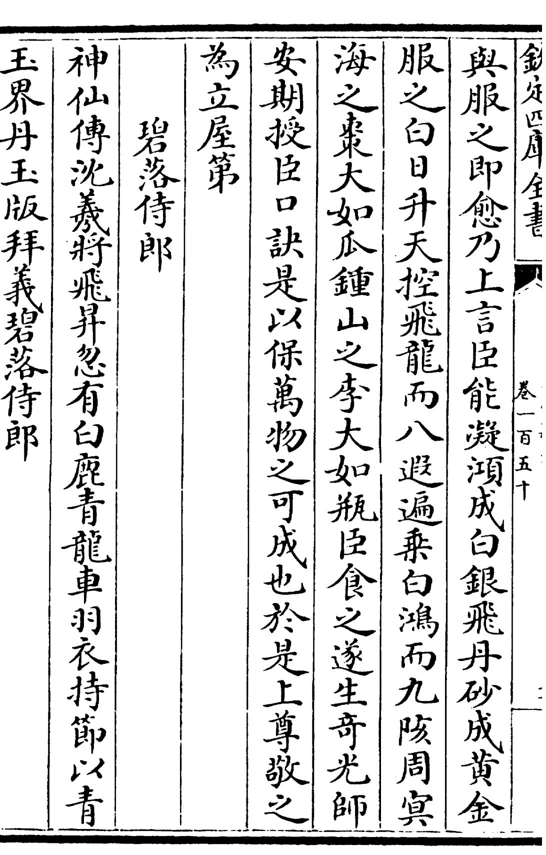
風土記呂喦字洞賓以四月生號純陽子河中府蒲州蒲坂縣人唐李禮部侍郎謂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子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詩岳陽樓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宋時嘗謁滕宗諒自稱回道人宗諒密令畫工傳其像口占以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劒横

王烈得書

晉王烈字長休邯鄲人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及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少君受訣

漢武内傳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修絶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



與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凝頊成白銀飛丹砂成黄金服之白日升天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竒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尊敬之為立屋第

碧落侍郎

神仙傳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丹玉版拜羲碧落侍郎

紫陽真人

見道士

道陵天師

張天師名道陵字輔為漢留侯良八世孫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章帝和帝累名不肯起久之徧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煉丹三年青龍白虎旋遶其上丹成得道感老君授以秘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

求雲臺治復煉大丹服之漢永壽二年乃於半崖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乃與夫人雍氏登蜀之雲臺峰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唐天寶七年封天師其四代孫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令其子孫世襲真人按雲臺山在今四川保寧府蒼溪縣東南

魯公地仙

唐顔真卿使李希烈為希烈所殺後希烈敗改葬發其墓其體如生隱士曹庸山曰此後三十年即為地仙矣

和璞開墻

酉陽雜俎唐邢和璞與崔司馬有舊崔病積年一日覺卧室北墻有人斸聲視之無所見如此七日斸不已墻忽透明如一粟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有數人荷鍬钁立云邢真人處分開此為崔司馬厄重倍費工力有頃導騎五六平幘朱衣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

馅垂綬執五明扇去穴數十步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言畢墻如舊旬日病愈

方回封戶

方回為盜所刼閉石中回化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時言得回一丸泥封門戶終不可開

洞賓求醉

宋熙寧間湖州歸安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名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

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觀其目碧色燦然光彩射人與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道人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隂徳留詩贈子乃擘席上石榴皮畫像題詩于菴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蘇東坡嘗和前韻曰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嶽先生尸解餘忽見黄庭丹篆字由傳青紙小朱書又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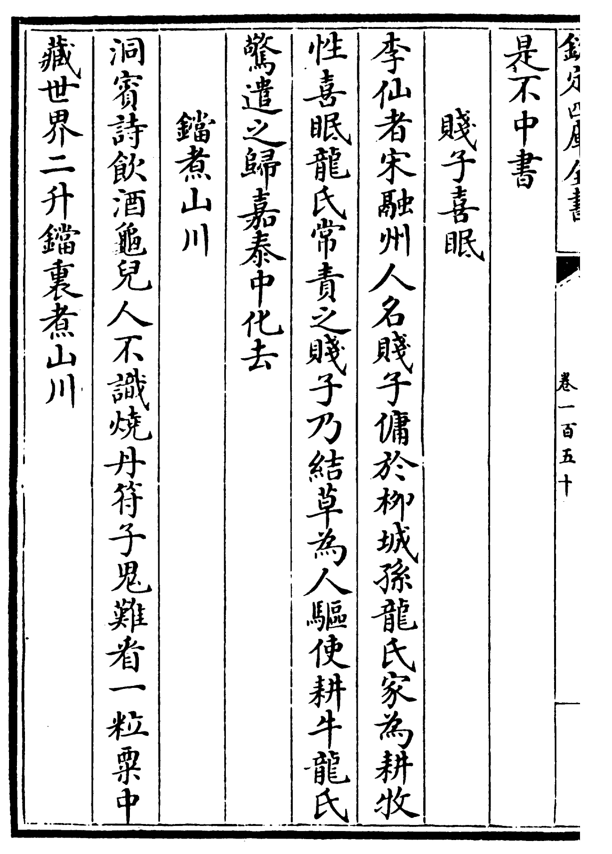
是不中書

賤子喜眠

李仙者宋融州人名賤子傭於柳城孫龍氏家為耕牧性喜眠龍氏常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耕牛龍氏驚遣之歸嘉泰中化去

鐺煮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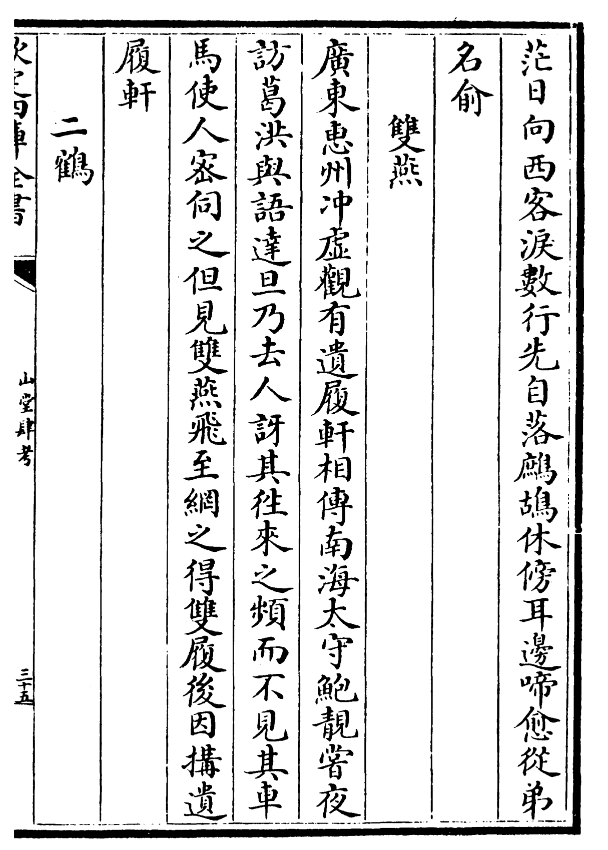
洞賓詩飲酒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裏煮山川



瓢藏世界

韓湘子字清夫落魄不羈韓文公勉之學曰吾所學非公所知公使言其意湘子作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赤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與看仙葩公曰子能奪造化乎曰茲事甚易即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花上出金字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公不觧其意湘子曰事久可驗後公貶潮州途中過雪俄有人冐雪而來乃湘子也詢其地乃藍關公遂足成八句與同宿傳舍乃出藥一粒與公曰此藥可禦瘴也按湘子世傳為文公之姪一說文公親兄名介介妻鄭氏視愈如子所謂鞠於嫂氏者此也介次子名老成即所謂十二郎是也而湘子乃老成之子是為文公之姪孫文公宗兄名會甞貶官韶州遂卒於官愈幼孤甞依會於韶後過韶有詩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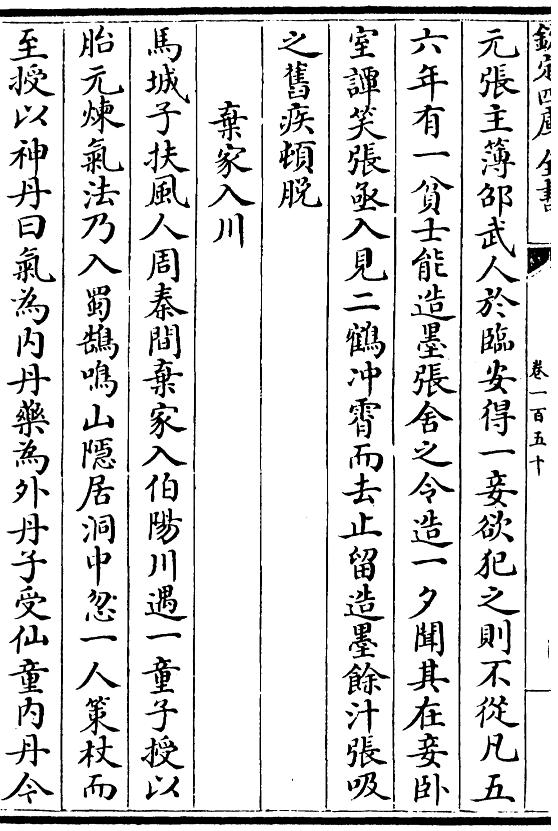


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愈從弟名俞

雙燕

廣東惠州冲虚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馬使人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後因搆遺履軒

二鶴



元張主簿邵武人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卧室譚笑張亟入見二鶴冲霄而去止留造墨餘汁張吸之舊疾頓脫

棄家入川

馬城子扶風人周秦間棄家入伯陽川遇一童子授以胎元煉氣法乃入蜀鵠鳴山隱居洞中忽一人策杖而至授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子受仙童內丹今

復受吾外丹不久列為高真矣言訖乘雲而去成子服之遂白日昇天

納誥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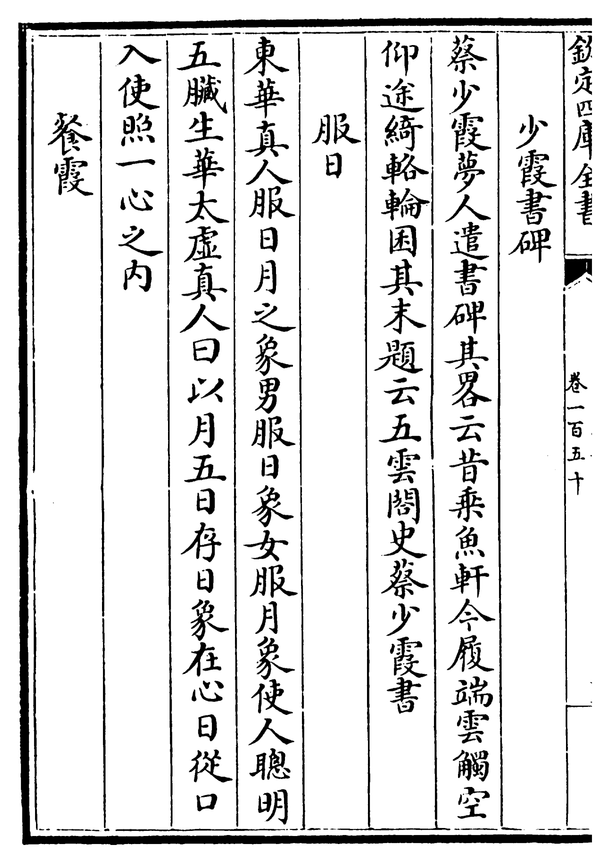
宋仁宗朝有袁生者名文正潮州潮水縣人幼習舉業其妻張氏貌美而賢隨夫往東京赴試至京城道遇曹二國舅馬上見之著牌軍請袁生夫婦入府絞死袁生投古井中及將三歲兒打死逼張氏為妻不從被擕去鄭州袁生寃魂抱三歲兒赴包文拯訴理大國舅與其

母邵夫人謀作書與弟併將張氏殺死以絕後患書至鄭州二國舅欲持刀殺張氏不忍下手令使女縛張氏投後園井中㸑張公潛救得免教之往東京至包公處訴冤包公將二國舅處斬訖大國舅願納還官誥入山修行後得仙

鐵拐題俵

張居士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内設輔真道院藥局以濟

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齋此赴齋臨期止
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
所塑鐵拐仙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
腹而回俵縛我拐接拐仙姓李名孔目有足疾西王母
點化昇仙封東華教主授以鐵拐一根前往京師度漢
大將軍鍾離權有功加封紫府少陽帝君權字雲房號
正陽子度吕嵓有功封開悟傳道帝君洞賓度張果老
果老度何仙姑果老又度曹國舅



少霞書碑

蔡少霞夢人遣書碑其畧云昔乘魚軒今履端雲觸空仰途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閣史蔡少霞書

服日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使人聰明五臟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存日象在心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

餐霞

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

吐死出生

道家云欲為道者口常吐死氣出生氣從夜半至日中為生氣自日中至夜半為死氣初學行氣要在鼻中引氣而閉之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氣出之及引氣皆不欲令自耳聞其氣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為度漸習漸增其

心數久久可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又内傳習閉氣而呑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中也

躍景易氣

真誥地下主者有三等第一散在外舍閒亭不受九宫考制不聞練花之業一百四十年得一進耳二等便得仙階三等便得出入易遷童初二宫入宴東華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四十年復如生

人五十年位補仙階為上仙矣按易遷童初二宮名

碧海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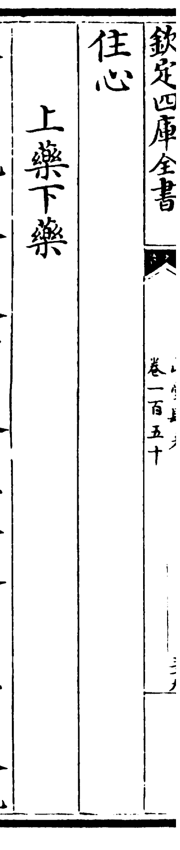
漢武内傳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

青精飯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真誥曰道士鄧伯元得受青精石為飯之法食之不老

動心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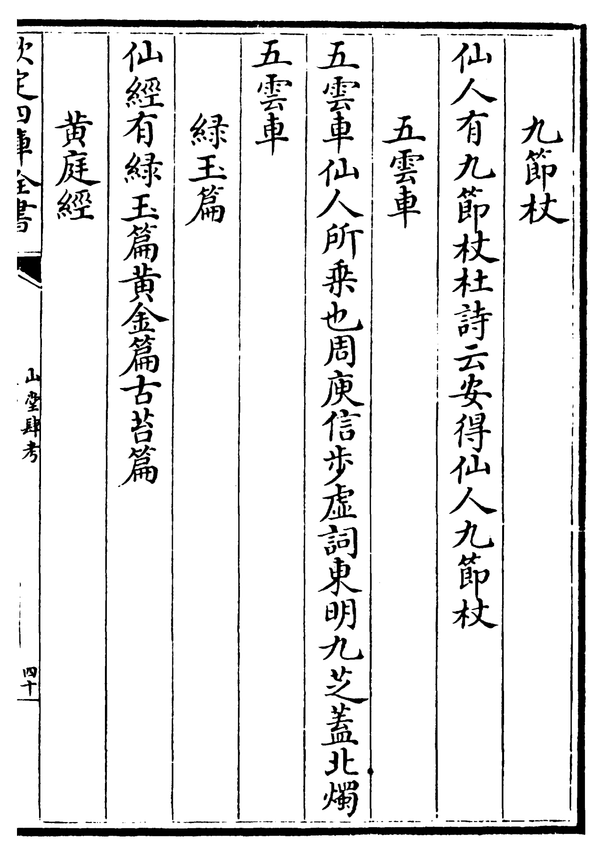
定觀經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



住心

上藥下藥

太平廣記華陰山人告劉根曰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聽減筋急肉沮必欲長生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不能仙也藥上者為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其次有雲母雌黄之屬雖不乘雲亦可役使鬼神次乃草木諸藥止可延數百歲



九節杖

仙人有九節杖杜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

五雲車

五雲車仙人所乘也周庾信步虛詞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

綠玉篇

仙經有綠玉篇黄金篇古苔篇

黄庭經

南嶽魏夫人名華存晉司徒魏舒之女劉幼彦之妻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道成景林真人授以黄庭内景經令讀萬過乃得洞觀鬼神又仙經有紫金經玉版經

圓海方諸

古詩朝遊度圓海夕宴下方諸十洲記圓海水正黒又謂之冥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往來廻遶蓬萊山陶隱居真誥方諸天仙上真宫室也髙九千丈有大小方諸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

者人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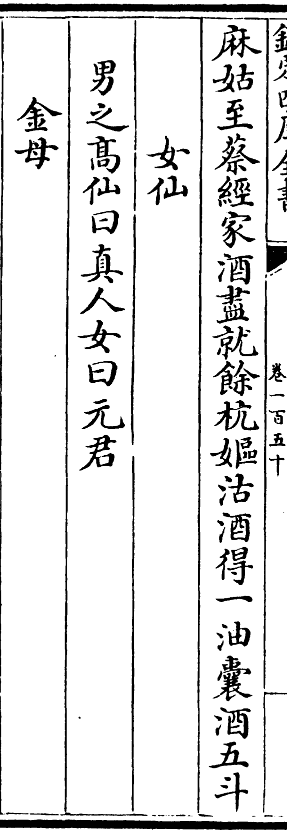
祥花瑞鳥

古詩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

刀圭樂

唐詩倘賜刀圭樂還留不死名又朱文公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按本草丸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一說刀圭盛藥器也

油囊酒



麻姑至蔡經家酒盡就餘杭嫗沽酒得一油囊酒五斗

女仙

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

金母

西王母者金女也亦云金母亦云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亦云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昔道氣無為自然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生木公以主陽和之氣又以西華至妙之氣配西方母養羣品男子得道者名隸木公女子

得道者名隷金母王母所居乃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曾城千里玉樓十二左帶瑶池右環翠水酉陽雜俎金母姓楊名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說姓緱名婉衿虎齒蓬髮戴勝善嘯

瑶姬

真誥華林字容君為南極元君紫微夫人王母第三女王媚蘭為雲林右英夫人王母第十三女青娥字愈意為紫微左宫夫人王母第二十女雲華上宫夫人名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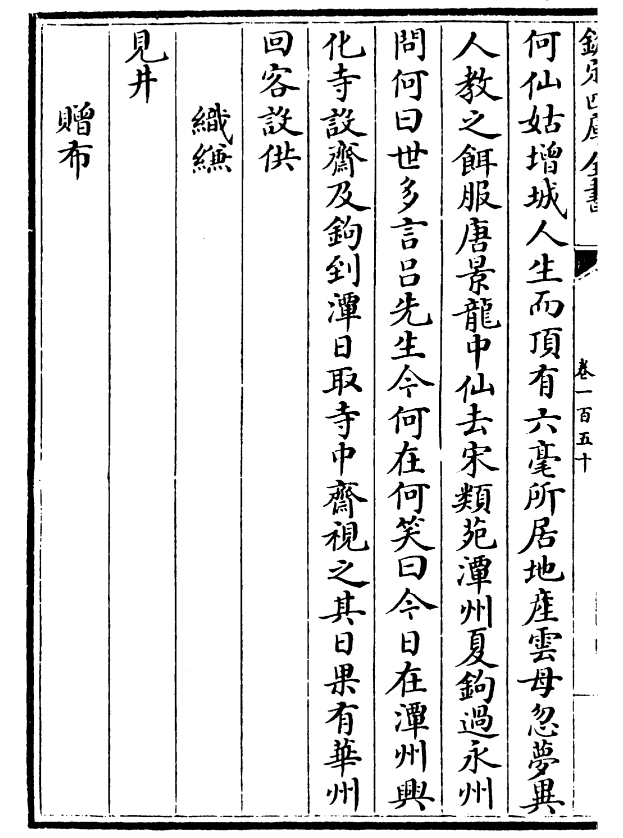
姬王母第二十三女玉巵王母小女嘗遊東海過江上有巫山焉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大風卒至禹因拜夫人求助夫人即授禹策檄召鬼神之書

爪長數寸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東漢桓帝時既降吳門蔡經家使召麻姑麻姑至年若十七八女子手似鳥爪長數寸經見之意其可爬癢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以鐵鞭鞭其背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

耶只見鞭着經背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宴畢麻姑命駕昇天而去後居建昌山中因以麻姑名山妝麻姑乃後趙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休惟雞鳴乃少息姑賢有恤民之心假作雞鳴羣鳴效聲衆工乃止後父覺欲撻之女懼而逃入仙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邉飛昇追者不及名其橋曰望仙

頂有六毫



何仙姑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産雲母忽夢異人教之餌服唐景龍中仙去宋類苑潭州夏鈎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及鈎到潭日取寺中齋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織縑

見井

贈布

真誥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梁簡文帝時降黃門侍郎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條脫各一枚此女時已九百歲矣一說此女即萼緑華也

受玉書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是太虛上真元君李夫人之少女也昔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玉書署為此號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簫與紫微夫人同降楊羲家欲為匹偶有詩與羲

教神訣

唐顔魯公作魏夫人碑南岳魏夫人華存學道久之龜臺金母三元夫人馮雙禮珠來降教以神訣王母擊節而歌馮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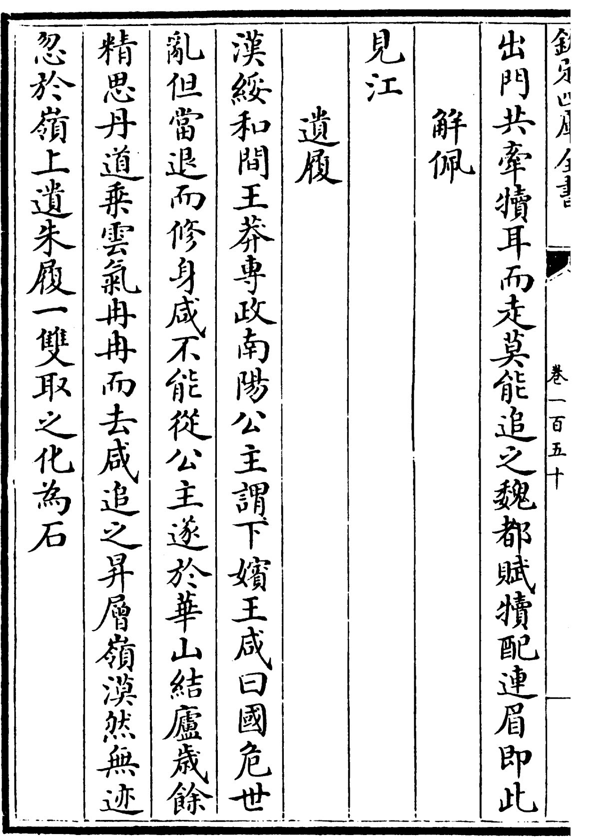
跨虎

吳彩鸞濮陽吳猛女也唐太和末有書生文蕭寓鍾陵紫極宫一日遊西山覩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嬴得文蕭嫁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

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妹顧曰非文蕭耶遂與生携手下山歸鍾陵為夫婦蕭貧不能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者僅十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峰巒而去

牽犢

仙人犢子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有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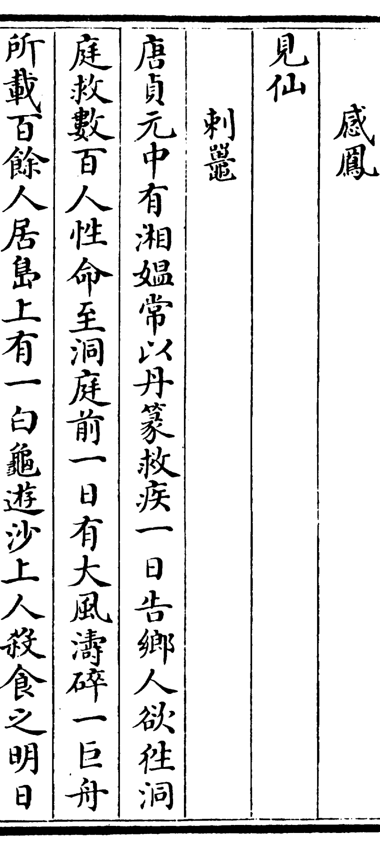
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魏都賦犢配連眉即此

解佩

見江

遺履

漢綏和間王莽專政南陽公主謂下嬪王咸曰國危世亂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歲餘精思丹道乘雲氣冉冉而去咸追之昇層嶺漠然無迹忽於嶺上遺朱履一雙取之化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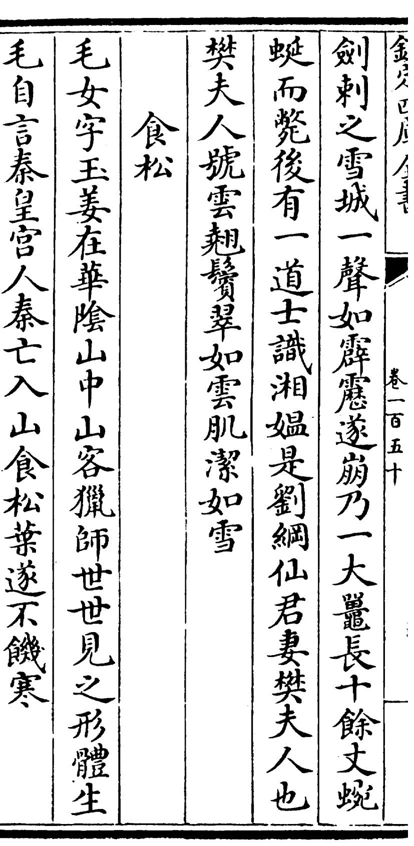


感鳳

見仙

刺鼉

唐貞元中有湘媪常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欲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碎一巨舟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龜遊沙上人殺食之明日忽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束其人為簇其間不廣數丈岳陽人亦遥望見雪城莫能曉其故也媪至岸飛


劍刺之雪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大鼉長十餘丈蜿
蜒而斃後有一道士識湘媼是劉綱仙君妻樊夫人也
樊夫人號雲翹鬢翠如雲肌潔如雪

食松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
毛自言秦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饑寒

乞樹

夷堅志劉氏鯉堂前有大槐樹忽夢一女官自稱麻姑

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視之槐已卧其前矣

薦羮

唐光化間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食有羮即以箬笠浮還家薦於姑頃之復回人知其不凡呼為馬大仙

留飯

唐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術至嵩山虎口巖

得黄帝陰符經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見路旁一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火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陰符經文母何得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六周甲子矣筌拜母共坐石上說陰符之義日已晡曰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取水及還已失老母所在但留麥飯於石上筌食之後血氣不衰入名山訪道不知所之

服絳雪

唐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雲容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之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或云雲容姓張

搗玄霜

唐長慶中裴航秀才因下第游鄂渚謁故舊崔相國得贈錢二十萬遂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襄漢同載有

雲翹樊夫人乃國色也裴因賂侍婢裊烟求達詩一章久無答航無計又求名醞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名航相識後又使裊烟持詩與裴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不能達詩之旨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及抵襄漢不告辭而去航訪求之竟無蹤兆航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渴甚見一舍有老嫗緝麻苧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裴

詡之憶樊夫人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因還甌揭箔覩一女子艷麗驚人願納厚禮娶之嫗曰我今老病止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臼當與之也航至京訪求獲玉杵臼於虢州卞老鋪遂挈抵藍橋更為擣藥百日乃得娶雲英而仙去雲翹夫人乃雲英之姊即劉綱妻也

撫琴

王徽丞相姪女幼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宮有名命當補仙官題詩云戢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惟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

磨鏡

九華真妃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决牖之術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横竭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

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妄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

鳥伴

緱仙姑長沙人入衡山修道年八十餘孑然無侶居傍南岳魏夫人仙壇忽一日青鳥飛來自言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舍命我為伴每有人遊山青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鳥曰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怖果有郡僧持火挺刃將害姑姑在床上僧不見而出為虎所殺姑徙湖南鳥亦隨之後隱九疑莫知所終

虎隨

宋興元統制潘璋在臨安買一妾携入漢中兩歲後得疾若懷孕者始數日不食漸至一月枵腹後一歲連舉三子聞者異之自是飲食疏數不齊似有所憑附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凈室學道晝夜拚戶璋嘗排闥造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内典詰所從來曰天女見與淳熙辛丑璋部西軍赴殿岩妾請從行璋辭以法不許舟次果州馬上望一女子坐沙上誦經即之乃妾也駭其何

自而來曰思君之極不覺䰟飛璋亦喜載與俱東至鄂渚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隨後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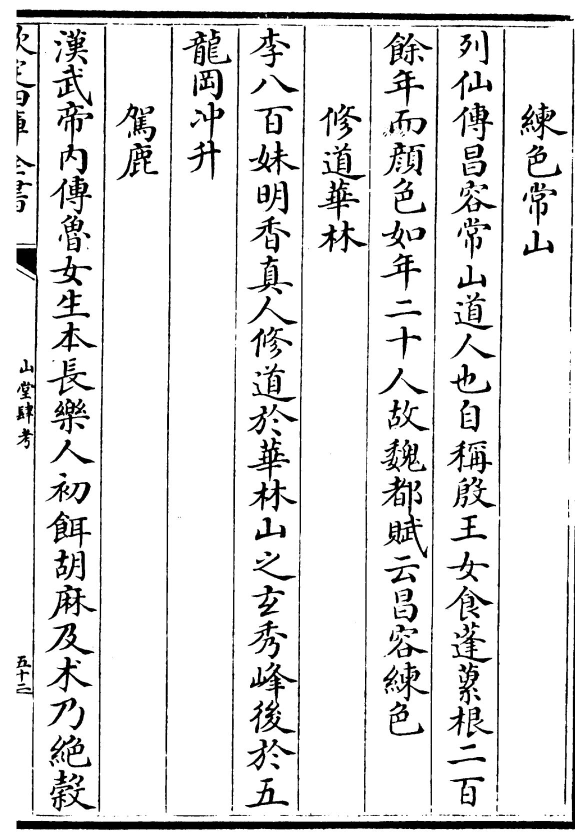
裹丹

買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一粒與之又增城仙録有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啼聲視之可三歲女子漁父舉之歸歲餘天姿奇偉真天人也忽有青童自天而來携女而去臨升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

香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於洞庭包山張碩家齋瓦榼酒并七子樏碩修道者也授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去漁父亦以學道不食後不知所終

賣酒

神仙傳餘杭姥嫁於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是後羣仙時降因授一丸藥以償酒價姥服之仙去後十餘年有人經過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



練色常山

列仙傳昌容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蔂根二百餘年而顔色如年二十人故魏都賦云昌容練色

修道華林

李八百妹明香真人修道於華林山之玄秀峰後於五

龍岡冲升

駕鹿

漢武帝内傳魯女生本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乃絶穀

十餘年顏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别入華山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於華山廟前駕白鹿餌胡麻令從女謝親里鄉故而去

乘鶴

高化劉安上女育於雍熙初至九齡與羽人説道得度世之法及笄許妻何氏子劉氏送之忽有一白鶴自空而下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云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遥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鳯凰簫

牧羊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煩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虚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畢辭去

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引犬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闞馬關柳下一日至河將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遂與女及犬俱化龕中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鬼怪

鬼

說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之為言歸也慧也老鬼曰䰠方小鬼曰魖䰰

魂魄

左昭七年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

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𢎞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形聲

韓愈原鬼論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玉石是也有聲

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人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鬼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常

相驚伯有

左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三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注云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也

自稱舒仲

晉郄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

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甎舒仲

者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夢此人復來致謝

國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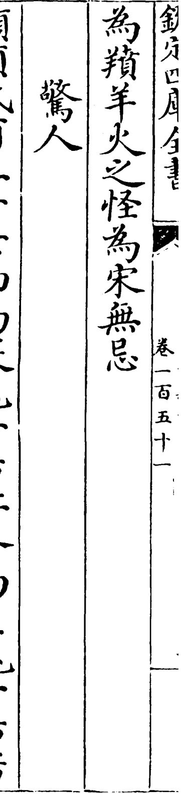
楚辭屈原國殤云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注云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國事者精神強壯魂魄

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物怪

博物志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夔魍魎土之怪



為羵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驚人

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

效子

戰國策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

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苦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扶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旦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明旦又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劒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也

豕立

左莊八年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按彭生蓋桓公十年為襄公所殺者

雜飛

傺光録越僧全清善書符厭役鬼神之術有市人姓王者兒婦染邪氣名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云是魈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和尚倘捨之即自踰境不敢近人烟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符緘瓮口埋於桑林下戒家人

無動其婦即日病瘥經五載因兵亂人皆逃避兵人見
埋瓮處謂有藏物遂打瓮破見雉飛出立於桑杪作人
語曰被這和尚禁𨚫今日方見日光時全清已仙化矣

如轂如轅

莊子曰桓公田于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
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
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桓公曰然
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主刺主射

管輅傳信都令舍婦人病頭痛心痛家人驚恐輅筮之

曰君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主刺頭頂故頭痛一持弓主射胸腹故心痛徙掘骸骨婦病即愈

野王男女

晉魏舒嘗謁野王主人止舒宿主人妻夜産舒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答云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舒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後果位至司徒

顧舍王相

梁范雲少與高祖同宿顧暠舍暠妻産子聞有鬼在外語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果然

忽燒舊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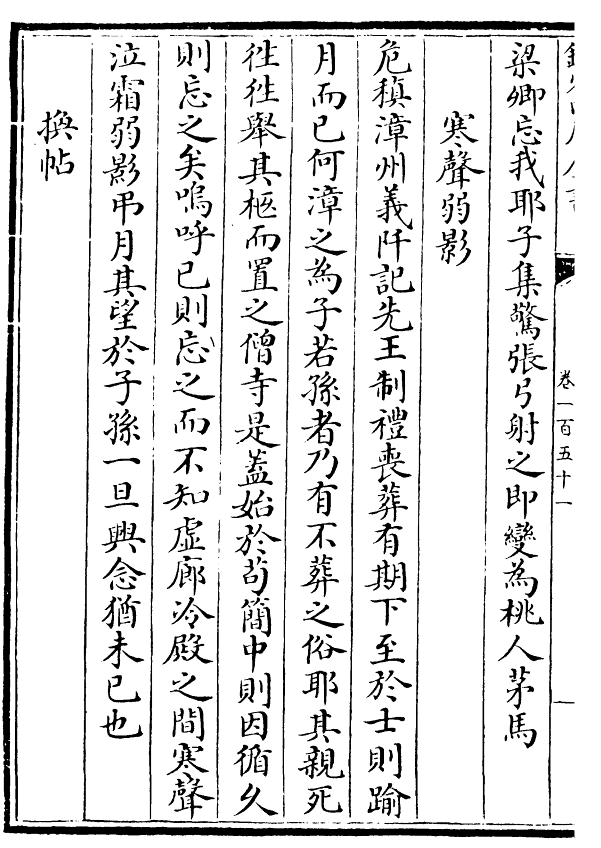
酉陽雜俎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見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

當作栢棺

雜俎元魏時菩薩寺僧曰達多發塚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當作栢棺莫作桑櫬吾地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櫬也

桃人茅馬

雜俎魏韋英卒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阿



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

寒聲弱影

危稹漳州義阡記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興念猶未已也

換帖

嘉話録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携以隨身初應
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
試而悞納所寶書帖却歸館於籠中取書帖覩覽則程
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
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
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悦許之逡巡齎程試入
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
送詣興道里欵闗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

主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贈巾

陳書賀德基字承業少時游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脱白綸巾贈之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又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寓京時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

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曰亦是言其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聯賦

異聞録鮑生畜聲妓韋生好乘馬一日相遇於途各出所有互易之會飲未終忽有二人造席曰聞二公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葉書之自稱江淹謝莊

竊符

龍川志略李昊善篆符人家有鬼得其符便去陳述古官舍多鬼述古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止蘇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為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又云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符水多驗轍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費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對轍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

以失符而死也

夜宿廢宅

靈怪録姚康成夜宿廢宅遥見三人入廊房内賦詩一人細長而黒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為可憐長柄全無用曾見人人未下時一人細長面多創孔吟曰當時得意氣嗔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鬚髮散垂吟曰頭焦鬚秃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

曾經終日掃柴門明日尋之見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秃黍穰箒而已

夜投空館

幽怪録竟陵掾劉諷夜投宿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緑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黄衣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

誦易忽散

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前後二人忽然離散

題詩遂滅

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題畢吟之其物遂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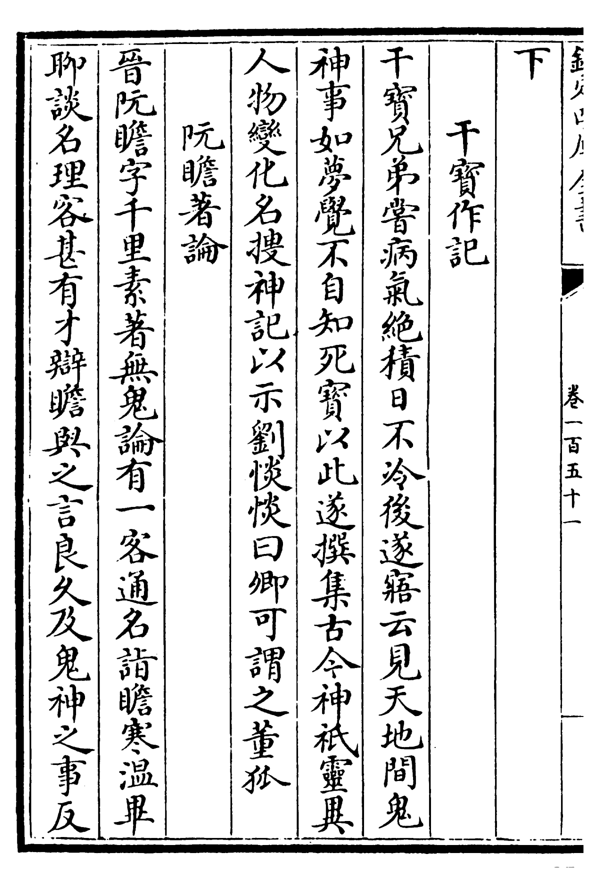
擲書

廣州押衙崔慶成𨍏香藥綱詣内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候君回轅别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觴乃作詩云妖䰢才䰟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擲紙於地燈火俱滅丁晉公謂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大也獨字

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投啟

楊愿監都下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呂口既相見投短啟云幽室微光寒泉涸滴楊誼之庖屢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惟露幞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為大鼠走入倉



下

干寶作記

干寶兄弟甞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之董狐

阮瞻著論

晉阮瞻字千里素著無鬼論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

覆甚苦答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又晉阮修字宣子善清談常有論者以人死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論者大服

徙牀

唐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老猿為吹火婢驚白公公曰猿閔我闕僕為我執爨耳

又公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嘗獨坐羣鼠拱於前公曰汝輩饑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夜有鵂鶹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牀前公曰能徙吾牀於堂下乎羣女竟舁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羣女復移牀至舊所公曰能徙吾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寛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

盜盞

葆光録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有何物曰有一銀盞問居處曰少間送來軍人遂捨之其妻在家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其妻將盞示之夫乃說今早之事妻曰神物不可貯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見其盞有似家内樣莫是偷我者將來否妻

往取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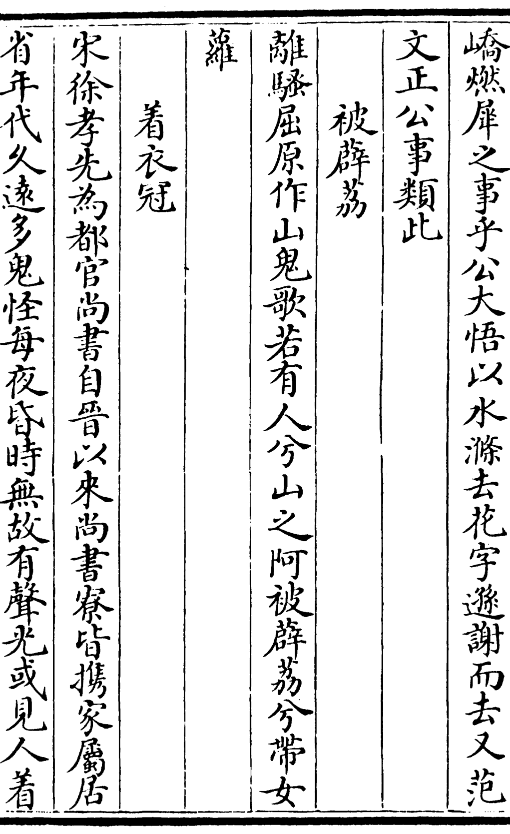
燈下纖腰

雲齋録宋潛為甘渡廵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背泣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罵身彭城郎令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

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一燈檠耳焚之怪絕

窓前大手

括異志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黄水大書花字窓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



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去又范
文正公事類此

被薜荔

離騷屈原作山鬼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
蘿

着衣冠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
省年代久遠多鬼怪每夜昏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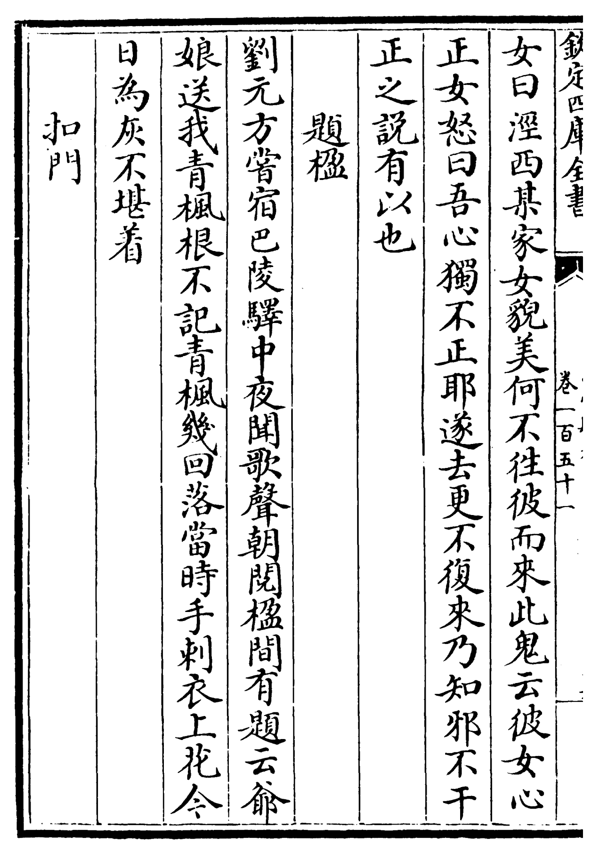
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没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尚書周
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
為貞正所致

嘷嘯風雨

韻府宫闕荒廢之地鬼魅游焉常嘷嘯於風雨

盜致金帛

菽園雜記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污之與之
善者金帛首飾皆為盜致吾昆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污



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説有以也

題楹

劉元方嘗宿巴陵驛中夜聞歌聲朝閲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扣門

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相歸家人莫不怪之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具子婦羅拜畢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莫不怪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勝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

采石呼聲

宋歐陽永叔慶歷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携

至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遊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其夜還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懼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

滎亭枉狀

見縣尹下

賣酒

輟耕錄吳宰宋時撫州人在臨安聽調嘗飲酒肆賣酒
娼中一人乃吳故妾也已死十餘年矣吳呼問妾乃引
宰至闇處與語曰吾雖死為陰司所録令賣酒於市令
市十之二三皆鬼也言畢不見

汚齋

朱子語録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
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

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人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黄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汚因此為人放爆杖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絶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郤被小鬼汚郤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